



兵，不仅是一种职业
更是恒久律动的青春代码
唤醒 **50后**、**60后** 的悠远记忆
追寻属于 **70后** 的火红年代
奉给 **80后**、**90后** 的别样人生

那年 那些兵

岩波 / 著

NA NIAN
NA XIE BING

激情的岁月 血色的青春

津门中生代作家**岩波**的撼旗新作
一部为**五代人**精心打造的特供书

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火热筹拍中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那年 那些兵

岩波 / 著

NA NIAN
NA XIE BING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那些兵/岩波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87-3618-2

I. ①那… II. ①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677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赵岩

策划统筹 鄢福路

特约编辑 朱新开

装帧设计 阿木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那年,那些兵

岩波/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印刷/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字数/290千字 印张/17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那年 那些兵

目 录

第一章 女兵裙裾摆	01
第二章 机关有鬼才	09
第三章 徒手比爬杆	18
第四章 沉着自信在	27
第五章 苦练大比武	38
第六章 女兵下连队	48
第七章 小荷才露角	57
第八章 女友互猜疑	67
第九章 炮弹落村庄	75
第十章 你爱不爱我	84
第十一章 世事多诡谲	92
第十二章 辗转又反侧	99
第十三章 救灾不容缓	110
第十四章 直升机空投	120
第十五章 危难显神通	129
第十六章 卫校俏女生	139
第十七章 事端伏再起	149
第十八章 情深意如海	158
第十九章 退役被召回	167
第二十章 平乱反被困	176



第二十一章 险境生急智	185
第二十二章 逃离囚禁地	191
第二十三章 一诺千斤重	197
第二十四章 病榻显真情	207
第二十五章 为爱不回头	216
第二十六章 提干起风波	226
第二十七章 旧情却复燃	235
第二十八章 两厢难抉择	244
第二十九章 人才有归处	253
第三十章 既往为开来	260
后 记	266

第一章 女兵裙裾摆

“现在人们一提到女兵，总是把她们比喻为钢铁方阵中的一道别样风景，总是怀着淡淡的失落与感伤，去谈论她们原本飘逸的长发和恋恋不舍压在箱底的红裙子之类。坦率地说，这种遗憾每一个女兵肯定都有。但是，中国的女兵绝不仅仅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点缀，裹着她们窈窕身材的绿军装也绝不只是某种美学意义的装饰，而应是凝聚了绿色庄严的一种精神，一种只有女兵自己才能体会到的价值和追求。军装不应该只增添女性别样的神韵，而应是一种意识的涤荡与精神的洗礼。话说回来，人们在关注她们对于光荣与梦想、坚贞与顽强的追求的同时，不能忘记她们的内心时时飘拂着的缠绵细雨与和煦春风；欣赏她们伴随铿锵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迈出的坚强步伐，也不能忽视她们依偎在爱人怀里时的千般妩媚与万般柔情！”

这是一名上世纪70年代入伍的女兵在博客中写下的肺腑之言。这段话告诉世人，她们是女兵，不过她们首先是女人。

没错，上世纪中叶有一句响遏行云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而且涌现出一系列英雄和模范——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到上世纪70年代，身着草绿色军装、帽子上一枚红五星、领子上一边一块红领章的军人成为年轻人的偶像，而飒爽英姿的女兵更是招女孩崇仰和男孩羡慕，其中，宣传队小女兵尤其成为一道无与伦比的亮丽风景线。

1974年夏季，部队给女兵发了裙装，让习惯于素面朝天的女兵露出了浑圆的小腿。在加重了女性色彩的同时，就引来无数男人向她们行注目礼。



在师部洁白的石砌门廊下，站着心情焦灼的女孩霍萍，她上身穿着像信筒子一样没有腰身的蓝褂子，下身是不太合身的肥大军裤。看得出来，这是个军人家庭的孩子，因为普通家庭的孩子穿不起而且也没处淘换绿军裤。师部座落在城乡结合部，离市区八里地。正张望间，两个骑自行车与她一样装束的女孩子逶迤而来，嘻嘻哈哈地笑着到近前下车，霍萍急火火地问她们：“去军部了吗？”

军部在市里，从师部奔军部并不遥远。一个叫方芳的胖女孩说：“去了，该问的问题都问了。”

另一个面容清秀的高个女孩说：“我爸说了，想当兵不是不行，但部队生活紧张艰苦，管束严格，咱们这些孩子自由散漫惯了，让咱们慎重考虑。”

说这话的女孩叫王琛，父亲刚从这个师的师长位置提起来做了副军长，而她和母亲没来得及随着进市，还住在师部家属院里。霍萍的父亲是现任师长，而胖方芳的父亲是师政委，单从她们张口闭口就“军部”、“老爸”那么叫着，就透出这个级别干部子女的那份倨傲和优越感。那确实不是一般人说话的口气。

她们说着话，走进了石砌门廊，闪过迎门的影壁。影壁约两丈高，凸起的周边是嵌着白色细碎石子的水泥边框，凹下的版面平整光滑，在刷了红漆的底子上龙飞凤舞地刷着11个大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泽东”。

转过影壁，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师部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宽大的操场，那里是通信连、警卫连和机关干部的训练场所，也是周末晚上放露天电影的地方。办公楼右边走不了多远就是大礼堂以及通信连的宿舍，这两个地方故事最多，因为里面有女兵。通信连有一个无线排和一个有线排是女兵，足有五六十人，整天进进出出熙熙攘攘的。而在大礼堂后面的一圈平房里住着的是师部宣传队，每日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手风琴、二胡不厌其烦地响着，路过的人没有不探头探脑往里看的。

再往前走，就是师首长家属院了。霍萍、方芳和王琛三家紧挨着，虽是平房，却是套间，里面套着4间屋，按后来的话叫“4室1厅”。门前是一块狭长的菜地，家家都种了西红柿、黄瓜、冬瓜、南瓜，只因为这几种蔬菜便于管理。

她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眼前如同出现一道弧光或闪电，她们的眼睛被强烈地刺痛了，她们愣愣地站住，目瞪口呆地让这道弧光或闪电从身边滑过去。

那不是真的弧光或闪电，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小女兵。女孩看女孩眼睛是很刁的，这个小女兵就是闪电，就是弧光，因为，她太漂亮了！简直漂亮得让霍

萍、方芳、王琛三个倨傲的女孩无地自容！平心而论，她们三个都不丑，身材也算窈窕，怎奈在这个小女兵面前，她们真真感觉自己矮了半头！这个小女兵有着匀称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弯弯的蚕眉，以及顾盼生辉的丹凤眼、笔直的鼻梁和紧抿着的樱桃小口，看见她们的时候，她的嘴角有些不屑地牵动了一下。她们顾不上观察这个小女兵的表情，因为这个小女兵新发的女兵裙下面那一双白皙浑圆的小腿已经足以让她们耳热心跳、万分羡慕！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个小女兵是从丁副师长家里走出来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她们看得清清楚楚。丁副师长50岁，半年前爱人去世了，很多热心人给他介绍新人，他都拒绝了，说要为糟糠老婆守孝三年。信誓旦旦、情深意重的样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当兵，一个远在新疆的天山，一个远在内蒙的大草原。冷不丁从他家里走出一个如此靓丽的小女兵就是问题了——以她们三个女孩的心思，如果她们是男人，也绝对会对这个小女兵动心！虽然她们生在那样一个标语口号满天飞的年代，不过，她们在批林批孔批宋江风潮的裹挟下，不仅读了《水浒》《红楼梦》，还传抄了纯情小说《归来》（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里面涉及男男女女的描写让她们对那些事懵懵懂懂满心好奇，时时莫名其妙地辗转反侧深夜难寐。

丁副师长是解放战争中入伍的老兵，在“三大战役”中，他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身背小米手持步枪跟随部队参加过其中的两大战役，后来又去抗美援朝，大大小小立过不少战功，身上的伤疤不下十来个。都是文化问题局限了他，因为只读过两年乡间私塾，否则职位要高得多。不过，在家属院里，没人不承认他是响当当的战斗英雄。眼下，英雄与美女凑在一起了，会发生什么？霍萍她们不能不胡乱猜疑。

小女兵娉娉婷婷地走远了，霍萍和方芳、王琛不约而同地一直目送着她。回过头来，她们三个面面相觑，不觉都红了脸。

“霍萍，你的脸很红！”大大咧咧的方芳揭发道。

“你的脸不是也很红吗？”王琛揶揄了方芳一句。

霍萍为掩饰自己急忙转了一下眼珠，换了话题，而且是个严肃的话题：“咱们是不是和丁叔叔谈谈？”

但霍萍的话刚一出口，就遭到了方芳和王琛的激烈反对：“咱别找不待见，丁叔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且脾气大得很，他会把咱们骂出来的。”



“他可是主管师里的征兵工作！”霍萍提醒大家。

三个人都沉默起来。

显而易见，霍萍的意思是要挟一下丁副师长，让他破例招她们入伍。今年夏天，她们中学毕业以后已经在家里闲散三年了——去工厂当工人，不是没可能，可是她们不想去；上山下乡，师部军人子女还真有去的，为此还上了当地报纸。不过，她们对上山下乡连想都没想过，她们一直认为自己的理想归宿还是在部队里，此外，别无选择。但她们不想那么早就被“管制”起来，还想再玩两年，都是今年夏季的女兵裙诱使她们突然下了决心，委派王琛往军部跑一趟求副军长父亲，只要他给师里打声招呼，她们的问题就算解决了。那么，等到年底的正常招兵不行吗？不行！女兵裙的诱惑力太大了，她们实在忍不住了，而且在这一点上她们出奇地一致。

刚才小女兵的忽闪的裙裾和裸露的小腿，更让她们感到不能再等了，真的不能再等了！要促成一件事情，可能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谁都想象不到，促使她们立马下定决心要当兵，而且刻不容缓，那原因有些可笑——就是因为漂亮的女兵裙。

她们咬着嘴唇想了片刻，就由霍萍打头往里走。当然了，她们想要挟一下丁副师长，是不是还包含着对小女兵的嫉妒，只有她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她们在丁副师长家门前支好自行车，还没敲门，丁副师长手里拿个计算盘（炮兵计算兵的计算工具）蓦然走了出来。

“你们找我？”

“对，丁叔叔，你家菜地的西红柿生虫子了。”霍萍心里“怦怦”乱跳着说。

丁副师长笑了起来，边返身锁门，边说：“谁家菜地里没虫子？还值得这么兴师动众来专程告知吗？”

小胖方芳对霍萍的拐弯抹角有些不耐烦，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兵从你家出来，这可是个大虫子！”

丁副师长转过身来看着她们，脸上“刷”一下子就涨红了，本来就是黑红的脸膛变成了酱紫色。

若干年后，当她们回忆这一段事情的时候，还倍感唐突，她们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师首长说话呢？只因为自己的父亲官高一级就肆无忌惮吗？怎么着也该给丁

副师长留点面子不是？但当时她们就是这样说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没法收的。

当时，丁副师长诺诺道：“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看错了，我回家来是取计算盘的。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步兵团里的炮手怎么计算距离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在操课时间回家。”

操课时间回家，确实是不应该的，可是作为师一级的首长，谁又能奈他何？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但丁副师长在三个女孩面前还是竭力掩饰着。

这时，轮到王琛开口了，她清了下嗓子说：“你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们就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而且对谁都不说。”

丁副师长马上笑盈盈地压低声音问：“什么条件？我倒想听听呢。”

“我们想当兵。”霍萍抢着说。

“急什么？再等半年，年底招兵的时候我帮你们办。”

“不行，我们等不及了，就要现在办！”

“你们难为我啊！除非王副军长跟我打个招呼。”

霍萍感觉事不宜迟，就把话接了过来，说：“她俩刚从王副军长那里回来，已经谈过了，王副军长是同意我们当兵的，不信你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丁副师长一听这话，就回身再次把门锁打开了，走向屋里，霍萍她们急忙跟了进去。一进屋，她们就闻到他的家里洋溢着一股生葱生蒜的呛鼻气味。丁副师长果真拨通了王副军长的电话，如此这般地询问了三个女孩想当兵的事，好像是那边同意，所以丁副师长连连点头，而具体时间是现在就入伍还是半年后，他根本就没提。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她们都感觉他很鬼，很善于模糊概念。接着，丁副师长就挨个给霍萍的父亲和方芳的父亲打电话，诉说她们想当兵的迫切心情，当然，也不提具体时间问题，待他们都首肯了，他就撂下电话，对她们说：“一个星期以后办。”

三个女孩一叠声答应。

事情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以后，她们都穿上了新军装，正儿八经地入伍了，从此走上了各自的岗位，继此，一幅五光十色的新的生活画卷在她们面前徐徐展开。回首往事的时候，估计她们也会扪心自问：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这么简单顺利地说当兵入伍就当兵入伍吗？但当时她们就是这么入伍的。在非正常时间，半截腰插入部队，自然会在她们周围产生各式各样的议



论，她们也许听得到，也许听不到，反正她们既然这么做了，就一点也不后悔。

入伍以后，霍萍按照父亲的意愿被安排进了师部通信连的有线排；方芳进了师医院做卫生员；王琛进了师部文艺宣传队，因为个子高挑又没有其他特长，就被安排在话剧队，兼学习报幕。

方芳和王琛都迫不及待地穿起了女兵裙，而霍萍只能干看着望洋兴叹，因为她整天训练累得很苦，身上总是汗臭味，她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穿起女兵裙，只是在周末休息时穿一会儿，由此对女兵裙产生的种种喜悦心情也大打折扣。

有一天，霍萍突然恶作剧地想去会会在丁副师长家门前遇到的那个小女兵，尤其想查一下小女兵的底细，想知道她是什么背景！不过犹豫着以什么姿态去见她？

周末的晚上，她以看望王琛的名义来到师部宣传队，她想和王琛结伴去找小女兵。周末晚上的宣传队一反平时笙管齐鸣呜哇喊叫的情景，蓦然间变得非常安静。此时，王琛正在排练室背诵一段诗歌，准备近期的一次下连队演出。见霍萍来了，就笑盈盈走过来攀住她的肩膀问：“怎么没回家？”

“我想让你跟我去找找那个小女兵，然后再回家。你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吗？”霍萍问。

“就是我们宣传队的，是个杂技演员，从济南挑来的。”

王琛现在说话就“我们”“我们”的，显然已经把自己融入了宣传队。她立即领着霍萍去了小女兵的宿舍。

宿舍在大院一排房子的尽头，门口的灯光最幽暗。

王琛走过去敲了两下门，没人应声，她便把门推开了，霍萍跟着她一起走进去。谁知一进宿舍，一幅画面闯入她们眼帘，让她们振聋发聩，至少让霍萍终生难忘：小女兵把屋里的课桌——部队战士宿舍都是上下床，屋里可以睡十来个人，有三个靠窗的课桌供战士们写东西用。此时，小女兵把课桌挪到了屋子当中，她光着脚，只穿了背心和裤衩在课桌上练一个下腰叼花的动作，就像大名鼎鼎的武汉杂技演员夏菊花那样，身子反向弯下去，把头从自己的两腿间伸出去，张开嘴叼前面碗里的一枝花，而腰部软得几乎要对折了！霍萍和王琛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小女兵细腰上圆润的肚脐完全裸露着，大腿皮肤白皙细嫩，光洁的脚后跟和脚趾因为用力而变得煞白，再看面容，早已大汗淋

漓！

霍萍拉了一下王琛，没有惊扰小女兵，而是悄然从屋里退了出去。如果说自己做个通信连的电话兵很不容易，做杂技演员就容易吗？单从小女兵的靓丽骄傲的外貌看，她不该是吃这碗饭的，太辛苦，太劳累，如今，霍萍没了嫉妒，只剩对小女兵的赞赏和同情。

两个人来到王琛宿舍，王琛睡下床，两人各坐一头倚靠着立柱说话。她们虽然都是干部子女，但非常喜欢议论和探究别人的背景，对没背景的一般是不屑，对有背景的尤其背景高于自己的就佩服，当然也夹杂着嫉妒。

“她叫什么？”霍萍问。

“林琳，刚满18岁。”

“不像是背景的，否则不会选这么辛苦的职业！”霍萍首先下了这样的结论，似乎心里有几分满足，脚底下亲昵地踢着王琛的脚。

“也不好说，你爸是师长，你不是也干辛苦的电话兵吗？也许人家家里也在磨练她呢！”王琛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把瓜子，递在霍萍的手心。

这时，霍萍发现门外不断有干部模样的男兵往里走，也就是往小女兵宿舍的方向走，时间不长又走回来。接着，又有人走过去再走回来。就如走马灯一般循环往复。她感觉纳闷，就从床上下来走出去看了一眼，果然，走过去和走回来的男兵都是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霍萍当然知道，部队有严格规定，对穿两个兜的战士绝对禁止搞对象谈恋爱，对穿四个兜的干部却是开绿灯的。据霍萍她们事后所知——有的男干部是打过赌的，能不能和林琳搞对象是另一回事，先交上朋友就算成功。不过，他们来了以后发现小女兵在苦练，也就不好打扰。

“这些无聊的男人！”王琛说。

正说着话，突然方芳来了。师医院距离师部和家属院只有一刻钟的路，所以，方芳在周末晚上回师部和家属院都属正常。她的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因为下身穿了女兵裙，在白大褂下面就露出了赤裸的小腿。方芳是个圆脸盘，脸上肉不少，身上却不胖。所以，穿起军装也是娉娉婷婷的。她一来就大大咧咧叽叽喳喳地说：“嗨！你们聚会也不说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过你们，我那屋里是有电话的！”

霍萍把腿往一边闪了一下，给方芳让出地方让她坐，边说：“我整天累得臭死，根本想不起来什么聚会不聚会，刚才我是从宣传队门口路过，就进来和王琛



见一面，顺便看了一眼小林琳。”

方芳坐到床上，后背倚在墙上，顺手抓了几个瓜子，边磕边问：“小林琳？谁是小林琳？”

霍萍压低声音说：“就是去丁叔叔家里的那个小美人，是宣传队的杂技演员。”

方芳听这话一下子来神了：“是她？就在宣传队？那我得会会她！”

王琛老练一些，急忙拦过话头：“干嘛干嘛？你想依仗人多势众欺负人家怎么的？小林琳现在正苦练呢！”方芳抢过话头说：“欺负她干嘛，我跟她讲讲道理——丁叔叔有可能一时糊涂看上她，但她必须主动撤出来，不能毁了丁叔叔；在这种事情上，女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洁身自好的女人，男人会打你的主意吗？”

话音未落，小林琳突然出现在面前，她已经穿上了军装，不再是赤裸着腰腿了，但两鬓发丝贴在脸上，依旧汗水淋漓的样子，她的出现，就如一个高瓦数电灯泡，一下子把屋里照亮了。她的光洁如玉的面庞，妩媚好看的凤眼，天然红润的小嘴，让霍萍她们看了就心里“怦怦”乱跳。霍萍当时产生一个怪异的想法：我为什么不是男的？

第二章 机关有鬼才

此时，小林琳站在她们面前开口说话了：“谢谢你们光临我的宿舍，看我训练，请你们对我的工作多加指教。”小林琳说的是普通话，但夹带着山东口音。

王琛赶紧说：“林琳，你下着腰也看见我们了？对不起，我们打扰了你！”

小林琳说：“我用眼睛余光看见你们了，没关系，我也该喘口气休息一下了。”

霍萍赶紧下床，拉过一个凳子，搁在小林琳身后，让她坐。小林琳点点头就随和地坐下了，接着掏出手绢擦汗。

此时方芳就开始进攻了：“你叫林琳是吧？今年刚入伍是吧？”

小林琳回答：“是，年初入的伍。”

方芳说：“按说，你也是新兵，但你比我们早入伍了半年，在我们面前，你就算老兵。自古以来就是老兵带新兵，没听说过新兵带老兵的。问题是我们是在部队家属院长大的，我们家里的人全是兵，因此，我们对部队的各项规定都耳熟能详。所以，我们恐怕要比你更像老兵。现在我就指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当兵的在做战士期间不允许搞对象谈恋爱？”

小林琳面孔非常红润，可能是刚出过汗的缘故，也可能是方芳的话让她尴尬的结果，她迟疑了一会，才回答说：“我知道。”

方芳继续问道：“既然知道，你怎么还和丁叔叔套近乎？丁叔叔半年前死了妻子，现在是单身，你接触他的目的是什么？丁叔叔是抓军事的，根本不管宣传



队的事，你和他接近不是明摆着让人嚼舌头吗？”

小林琳的面孔涨得通红了，像化了浓妆，于是，也更加妩媚动人了。她嗫嚅着说：“我去丁副师长家里，是去拿资料的，没干什么。”

方芳“切”了一声，说：“你难道不知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道理吗？”

小林琳被问得哑口无言，咬住嘴唇。霍萍和王琛都感觉方芳的话说得太直露太尖刻了，简直不给小林琳留一点情面。真有点依仗自己父亲是师首长而欺负人的意味了。于是，霍萍接过话头，说：“我相信你没有和丁叔叔谈恋爱的意思，因为你和他不光年龄上差得太多，你的时间又很紧，哪有闲工夫谈恋爱不是？再说，作为战士，确实是不能够谈恋爱的。想谈的话，就等提干以后。但要想提干，就得好好干，好好干就需要全身心，你不可能还有精力去谈什么恋爱，是不是？”

霍萍的话虽然份量也不轻，但属于循循善诱，所以，小林琳好接受些，她频频点头。王琛抓过小林琳的一只手，把一把瓜子塞在她的手心里。小林琳只是木然地抓着瓜子，并无半点心思去磕。而方芳和王琛却把瓜子磕得“噼噼”响。小林琳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见没有旁人，就低声说：“我对部队首长的子女是非常尊重的，能不能把你们的父亲是谁，说一下？”

霍萍、方芳和王琛都愣了一下，小林琳看似谦虚，其实也是绵里藏针。那意思很明显——你们不要在我跟前卖弄，如果你们的父母名不见经传，最好别跟我来这个“里格咙”。

三个人对这一点都看得很清，于是，霍萍率先回答：“我爸爸是师一号。”方芳说：“我爸爸是师二号。”王琛说：“我爸爸在军里。”她没说父亲是军里几号首长，因为她也不知道父亲排第几。

但如此一来，小林琳就放下心来，说：“好吧，咱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我也向你们坦白一下我的情况，但求你们不要对外说，你们同意吗？”

三个人迟疑了一下，才回答：“可以。”因为她们顺遂小林琳，是有些不甘心的。怎奈小林琳下面想说什么，是个巨大的谜团，她们急于知道。

小林琳说：“我父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是丁叔叔的老战友。他们在‘文革’中都被打倒了，现在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我中学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在农村干了两年。因为我从小跟随一个杂技演员练功，基础不错，每年看见部队

同志来农村招兵我都想当文艺兵，于是，我就给父亲写信，让父亲想办法。后来，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丁叔叔做女儿，改姓丁，现在我叫丁林琳。就这样，我走进了部队。”

王琛插话说：“说起来像讲故事，可是，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姓林啊？”

小林琳的脸又胀红了，说：“丁叔叔让我低调，对外人只讲我叫林琳，不提姓丁，否则，人们会认为我是丁叔叔的亲戚，口碑不好。”

霍萍有些不解，姓丁就姓丁，怎么会涉及口碑呢？别人知道你是丁副师长的女儿不是更没人欺负你吗？这必定是丁副师长的阴谋，他肯定心里对小林琳做着打算，眼下不过是装鬼。但霍萍感觉小林琳也是个不幸的人，不想干赶尽杀绝的事，就没插话。

这时，宣传队女队长来找王琛。女队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已婚女干部，现在正在怀孕，估计已经五六个月了，肚子很明显地凸起着，即使特号军装，也显得是紧紧包在身上，看上去那么箍得慌。她见小林琳也在屋里，就把王琛叫出屋子，单独对王琛说：“现在来找小林琳的男兵很多，这个趋势很不好，让领导知道了就好像我们宣传队不干别的，只是天天搞对象一样，影响太坏，你是领导子女，一是要带头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对有关领导该解释就解释，不能让宣传队蒙受不白之冤，是不是？”

王琛想了想问：“怎么制止呢？”

宣传队长说：“一是见了来找小林琳的男兵就坚决挡回去，二是转告小林琳，别见了男兵总是笑嘻嘻的。”

王琛郑重其事地点头答应，因为她感觉队长说得不错。于是，队长走了以后，王琛就回屋向小林琳摊牌了——当兵的总是这样，男兵女兵几乎相同，虽然不乏拐弯抹角的时候，但直来直去的时候更多，王琛说：“林琳，刚才领导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来访的男兵挡住，可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我不可能每天什么都不干，只围着你一个人转，你能不能先对我下个保证——绝不给来访的男兵一个笑脸，绝不与他们说一句话？”

小林琳非常为难地再次涨红了脸，说：“宣传队就是为战士们服务的，我怎么能不给他们笑脸呢？不和他们说话我能做到，可是，给他们甩脸子不好吧？”



方芳把话接了过来，气哼哼地说：“什么好不好的！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在给大家添麻烦你难道不知道？没有你，我们三个早出去玩去了，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掉进你挖的坑里了！”

小林琳委屈地撅起小嘴，眼里似有泪水打转。

但方芳就像天生与小林琳有仇一样，死揪住小林琳不放。她问王琛：“嗨，琛琛，把你的纸笔拿出来用一下好吗？”

王琛不明就里，从挎包里拿出一本信笺和一支钢笔交给方芳，说：“写情书啊？”

方芳说：“写什么情书！”就把信笺转交给小林琳，说：“林琳，空口无凭，你写保证书吧！”

小林琳说：“保证什么？”

方芳说：“一，保证不和男兵来往；二，保证不往丁副师长家里跑；三，平时把脸绷起来。”

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看上去十分柔弱的小林琳却坚决拒绝写保证书，甚至连信笺和钢笔都不接。就任凭方芳那么举着。

方芳急了：“你写不写？”

小林琳说：“不写！”

方芳说：“霍萍，王琛，你们看出来了吧？她是不是心里就想着腐蚀干部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下崽会打洞，林琳父母为什么被打倒，肯定是有问题。那么，林琳现在是不是就把遗传的问题带到部队了呢？咱们师部宣传队是不是也存在阶级斗争啊？”说着就一时性起，把手里的信笺和钢笔“唰”一下子就摔到了小林琳的胸上。

王琛急忙喊道：“方芳你干什么？你拿我的纸笔撒什么气啊？”

小林琳把掉在地上的纸笔弯腰捡了起来，平平整整地摆放在课桌上，然后就突然捂着脸，哭着跑出去了。

事情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候。

“三人成虎”这话丝毫不错。3个部队首长的女儿，联起手来管制、调理和欺负一个身处逆境的女孩，那结果可想而知。小林琳在以往经历那些糟心的事的时候，也许是非常坚强的，从来没有失去过生活的信心。但这次不一样了。霍萍后来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本来小林琳把部队看作她得以受到保护，